



詩經說約

九之十

□ 12
3315
5



12
3315
5

詩經說約卷之九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
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
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
女太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之
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太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
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孔疏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

太倉顧夢麟纂述
甯熟楊 彙錄訂



昭和十八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氏贈

詩經說約

卷九 國風

職 職

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為耳。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主之後。則祀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主，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主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與祀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蓟祀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主之後矣。○禹貢豫州云：導潁澤，被盟。緒又曰：熊耳外方，至於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緒皆豫州之地。

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緒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簡鄭居於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緒西南。明緒屬宋也。故拾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誥稱宋西及豫州，明緒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緒故無名山。大澤，明緒猶屬豫州。陳在明緒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緒尚書作盟，緒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遠耳。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姬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粉榆之下，是有太姬歌舞之遺風也。志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儒求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太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

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
唯言好巫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屨侯立，卒，弟相公皐
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
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幽公
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
晁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二十八年，弟
其毋蔡女，故蔡人為他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他，是
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湮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
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
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
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

四十五年，卒。子欽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
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比正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
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在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
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
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公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
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既為厲公，則
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簡
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
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

在桓六年世家佗死而權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一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蘇傳陳之變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嚴緝陳詩十而七為淫聖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秦夷之也

太全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于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于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成儀可瞻望也

嚴緝補傳曰宛丘自為地名

太全濮氏曰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毛傳值持也

大全孔氏曰持鸞羽翳身而舞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魯詩世學戶古切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翳

賦也缶无器可以節樂翳也

蘇傳缶益屬

嚴緝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鈺彈箏拊鞀而歌嗚呼快耳自

者真秦聲也秦主嘗為蘭相如擊缶矣揚惲云家本秦地能為

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烏鈺缶音同

通解缶秦聲也陳師從胡公於豐徒眾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

說通陳無名山大澤宛丘其國之勝地也湯馬而於宛丘鼓馬

而於宛丘舞焉而於宛丘無祈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之

辭

麟按魯詩世學缶叶方者切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宛丘之柳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郁著茨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

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呂記婆娑不必是舞但褒仰翱翔之義

嚴緝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

粉柳二種之木可以休息

麟按此注云粉白榆也蓋信唐風謂榆為白榆者非是下亦叶

後五反與前篇同

○穀旦于逝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於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歐義穀旦者且善也猶言吉日爾

呂記鄭氏曰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

說通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墟也○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

麟按集傳差七何反麻謨婆反與安叶而原字無韻六帖因乏石經南方之原作宛丘之坡鑿也

○穀旦于逝越以穀邁視爾如收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酸衆也邁行也收芘菜也又名荆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又言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悅慕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菜之華和是遺我以下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通解椒實芬芳亦中州飲湯所高故以相遺

說通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椒芳物握見手授也

木全濮氏曰芘菜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蟻蟬

麟按邁集傳力制反與逝叶衆邁云者炤詩柄聚會二字為訓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太全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與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澤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棲遲遊息也必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太全廬陵羅氏曰門尚考土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丈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字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

通解按禮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常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姜齊姓

嚴緝魴鱒也鱒音邊陸璣曰今伊維濟穎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鱒也郊居賦云赤鯉青鱒細鱗縮項濶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薄故一曰魴魚一曰鱒魚魴方也鱒扁也畢語曰雒鯉伊魴貴於牛羊言雒以溪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輯錄謝氏曰齊宋皆太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尹
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疏義此與衛風考槃相似

輯錄前一章有有足之意後二章無外慕之心雖皆賦體

實是比意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

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疏義諸相應

麟按晤訓解當是邂逅之義通解云我自歌之彼自解之則如

俗言會心之說也麻亦叶謨察反與前同○水經注陳城故陳

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出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

而不耗竭中有故臺處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漚麻可與晤歌

者麟曰易之之辭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木全陸氏曰紵料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場間一

歲三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古義語說文云論也徐錯云論難曰語者午也言交午也○

古義何玄子先生近著世本古義也然其書麟以壬午中夏始

獲見輯本已至二十七刻本至八矣故自九卷以下始稍增入十

小卷以下始得茶人

東門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大全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與菅皆謂若也黃

華者俗名黃芩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芩即管也

古義許慎云直言曰言徐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辭也

麟按此交半直言俱在男女會遇上看故妙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揚其葉_詳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_詳威貌明星啟明

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

見以起興也

疏義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

東門之揚其葉_肺昏以為期明星_替煌煌

興也肺肺猶_詳也替皆猶煌煌也

東門之揚三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肯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肯

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_肯則

國人知之矣國人_{另轉}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

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措也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幽闇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猶有懼入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讖而有改也今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警昔而已然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乎不顧顛倒思予與也鳴鴉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于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可及哉或曰訊予之字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孔疏陸璣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山賈誼所賦鴉鳥是也

大全漢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鴉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陸氏曰今謂之鴉鴉亦曰怪鴉
麟按集傳訊息也少反與萃叶予寅文反與顧叶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音若有音若誰侑予美馬切切
與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音丘音美也若若饒也莖如茅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侑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切切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音若則有音若矣音若此何人而侑予之既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切切矣
疏義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

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

大全濮氏曰。俯謂誑誕。則字與講同。書云。講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通解。今北人猶呼其誑為俯。

六帖。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戢則肯。

古義。羅願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取墜枝。陸佃云。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

傍枝。故高而不危也。邛為丘者。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若草名與若之華之若不同。

麟按。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於防上之木。非即巢於防也。

○中唐有甃。邛有音鷓。誰侑子美。心馬惕惕。

與也。廟中路謂之甃。甃。洗甃也。鷓。小草。雜色如綬。惕。猶切切也。

孔疏。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也。雉。甃。下名甃。郭璞曰。甃。洗甃也。今江東呼為甃。甃。郭璞曰。小者。有雜色似

綬也。綬。緝中唐。獲言唐中。綬。緝中唐。獲言唐中。綬。緝中唐。獲言唐中。

大全。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鷓。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鷓。草之名。豈因其似鷓鳥而取義乎。

六帖。中唐有甃。人罕。綬之。則成其美。邛有音鷓。本莫戕之。則成其文。

古義。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按唐。以義訓。大說文。以唐為太言。

周禮亦以唐考為天考是也。廟之中路比西居。宮室之中路為天故曰中唐。陳祥道云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土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皆前若今今辟也。分其堂旁之修以二分為吸。蓋今辟即麗也。祇其道也。中央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窕也。舒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呂記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嚴緝錢氏曰默憂也。

說通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玩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麟按此篇以第十句興，第十句又一體三四句。又自作兩轉，蓋節短而情長也。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受兮，勞心忼兮。
 興也。懽好貌。憂受憂思也。忼猶悄也。

呂記王氏曰懽言不安而騷動。

麟按集傳懽叶朗老反。受叶時倒反。懽七老反。詩緝音草也。月出炤兮，佼人燎兮。舒天結兮，勞心慄兮。
 興也。燎明也。天結糾縈之意。慄憂也。

呂記王氏曰。參言不舒而愛愁。○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麟按集傳。參當作禰。七弗反。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微舒字也。○置公淫於夏微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孔疏。微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微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微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微舒也。

說通。胡為株林。問之之辭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匪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

麟按集傳。兩南字。並叶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燕。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太全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說通。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

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孔疏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喪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以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庭射而殺之

大全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

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規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麟按徵舒既弑靈公二子本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楚既伐陳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為大罰王乃止子友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卿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先乎天下豈美婦人何必是子友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叔向之母論夏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
妹也子貉早故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子靈巫臣字子蠻子貉皆鄭靈公字姬寬云微舒行惡逆
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平且
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亦
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
氏必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支士及於臺記序云春秋之
初有晉楚之謬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蓉也自目曰涕自鼻曰
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

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
已矣

孔疏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

嚴緝斯干下莞箋云小蒲則莞精蒲麤矣

疏義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
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為興

六帖張叔翹曰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是以
寤寐無為而涕泗為之滂沱也注似與詩文氣不貼

麟按此詩興亦至四句止叔翹說最是依坦叔似言蒲與荷美
物相依而云美一人即有入不知物意為反興亦妙○古義名
物解云蒲香草也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悵悵也。蘭蘭也。卷髮髮之美也。悵悵猶悵悵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孔疏釋草云荷芙蓉其莖茹其葉蓮其本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中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蕙中心也郭璞曰菡萏下白鵝在深中者陸賈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中有青為蕙味甚苦故里語云

苦如蕙是也

麟按集傳枕叶知險反古義云瓊瓊○徐鍇云菡猶舍也未吐之意陸璣云未發為菡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樂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且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

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通解具季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以乎自捨以下無譏焉。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襄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妘郟之於衛也未知是否。釋文陸曰檜本又作郟王曰周武王封之於齊維河頰之間為檜子。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楚世家云高陽生稱以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大正能光融天下帝嘗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檜即鄭也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禹貢豫州云榮波既豬注云沁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太縣東榮澤榮波一澤名也榮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榮陽密縣東北是在榮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正吾蘇顧溫莒

也。董姓，諱夷，秦龍也。董姓，蓋祖承董，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姁姓，馮，檜，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半姓，起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姁姓，檜，皆處其地焉。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康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官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後，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

重，顛，項氏有字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為序者不言檜仲，則蓋表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二君時作。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幾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議論，以其國小故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樂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
榮維其浸波澆則二水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羔裘道遠休表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切切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
檜君好潔其衣服。道遠遊宴而不厭。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蘇傳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
嚴緝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為檜君者當深
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為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道遠暇
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
而待亡也。

增釋肝黎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麟按詩但云狐裘以朝而不言其色故注疏以為當黃衣以揚
為蜡祭之服不當以朝也子由始以為是狐白而朱傳從之然
則明言是朝天子之服余於終南稍擬從禮書汎言諸侯之服
者非矣且是編專主從朱有異同者亦非所安也但狐白昔人
最貴於禮止言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士不衣狐白則疑諸
侯未有除左天子朝之外即不二衣者坦叔又云非以羔裘狐
裘為大故而以道遠翔翔為可憂即詩亦但指其好飾不責其
踰禮或通融言之亦無不可也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憂
賦也翔翔猶道遠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清也日出有曜日煜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勞心怵怵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槍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遠絕豈不哀哉

六帖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護

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焉惡衣文妻子服衛文公大布之衣人至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羔裘素冠今棘人樂今勞心博博也賦也庶幸也編冠素純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編緣邊曰純棘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遠之狀也樂痛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禱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時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嚴緝素冠編冠素純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朝錄祥祭名去凶悅吉之義

大全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亦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而繼之以棘人樂樂兮益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通解此本無詩柄據朱子注意定為賢者冀見終喪之人而不得故作此詩○冀幸其一見非幸其已見也勞心博博句賡承冀見之心來

說通歸云君子耻獨行終喪之詞
麟按毛傳以素冠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鄭箋不從今注依鄭說東萊即從毛解○鄭肇敏曰大祥則將即吉於是下以

布為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

○庶見素冠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大全墨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子同歸于家也

○庶見素鞵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鞵絞脈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鞵其餘曰鞵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鞵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孔疏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巳不吉其鞵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線緣葛妻絰繩履角瑱屨表亦不吉有鞵則喪服

始終皆無鞵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鞵從裳冕素鞵是大祥祭服之鞵。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嚴緝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輯錄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殺前後知殺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殺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救膝以備濡漬。鞵之言救也。儀禮注：斬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既痛甚之意。凡服上曰良，下曰裳。良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當心。李寶之曰：良綴於衣，因統各衣為良也。

大全虞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人情之所厭見也。滄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天不與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焉。易是又必有天憐於其心者也。此秉尋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通解以詩不言良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鞵，極有意味。蓋齊衰之服未嘗不服，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鞵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

秦冠三章章三句

麟按集傳結叶訖力反。魯詩世學經一切。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三年之喪天之所賦不可奪也三年之喪天之所賦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餘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麟按魯詩世學祥者大祥喪二十四月禫二十六日以吉禮祭也二十七日而除然必又應九月始得衣錦食肉燕

樂嫁娶復仕於朝以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古義方必靜云三年之喪其不盡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憂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明主不與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縞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沃沃樂子之無知賦也萋楚鈿也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猗柔順也沃沃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也

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大全陸氏曰：萋楚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花紫赤色，子細如棗核，不能為樹。

麟按：惟無知故沃沃，此句意倒敘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六帖徐士彰曰：此與小雅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極痛之詞。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嚴緝錢氏曰：發，風大起也，陳氏曰：偈，軒輕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通解：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履轍之虞，迴首曰：顧目視曰：瞻。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嘒兮。賦也，回風謂之飄，嘒，漂搖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孔疏李巡曰回風旋風也

麟按集傳飄粟俱叶匹妙反古義云嘯韻

誰能亨魚既之カカミト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既條也カカミト金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

為之既其金牲爾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

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釋文亨煮也既本又作概カカミト說文云大金也一曰鼎大上カカミト下

若醜曰鬻

孔疏大宗伯六祀天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既カカミト鼎カカミト稟

人既醜是滌條皆洗器之名

嚴緝陳氏曰懷安也今日好音猶好語也

六始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

說通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

情耳檜於東遷之後以時猶西周也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古義孔云檜在梁陽周都豐鎬亨享同字本進饗之義故又

借為饗物之名後人加大字于亨下非古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大舍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詩觀之慶源韓氏曰王

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

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款慕慰

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發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弄

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
 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勝懷宗周
 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
 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
 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孔疏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
 叔振鐸於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二十
 一年孔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

丘之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
 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
 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
 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世家又云叔振鐸卒子大伯
 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
 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
 伯二十年卒子惠伯兜立二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
 皮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
 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
 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
 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

也
大全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麟按曹詩心學曹姬姓伯魯章甫季氏曰武王三十二年四

月丁未封弟振鐸於曹太妣弟十子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蜉蝣渠略也似蝓蛭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

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

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

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

或然而未有攷也

太全坤雅曰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莫須有

浮游之意故曰蜉蝣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

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

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

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

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翼故以為比若以蜉蝣

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與體也

麟按集傳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蜉蝣而言與螽斯室爾

字下例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古義云織績

○蟬游掘閱麻衣烈雪心之愛矣於我歸也

此也掘閱未詳說全息也

蘇傳掘閱掘地解閱也

呂記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闓

也閱者悅憚之意毛氏曰如雪言鮮潔

嚴緝今曰東閱謂升騰變化也

木全陸璣云蟬游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古義掘閱當依說文作堀閱為正堀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即

所云堀起是也趙願光云凡土動誤手者如掃圻之類并同誤

謬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從王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

麟按古人所用布帛二種帛以絲布以麻以葛無今棉布也木

棉自後代始入中國耳故經傳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夜服始

用麻也觀玉藻注皮弁服朝服玄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

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釋文雪以為鮮潔集傳說叶輸蕪反

論語注麻冕緇布冠也古人始冠皆用之謂之加布蓋加麻耳

然則此云麻衣猶布衣之謂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孔氏傳云言

服是也

蟬游三章四句

彼侯人兮何戈與楨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與之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楨楨父也之子指小人芾冕

服之韞也一命緇芾黜珩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

以上赤芾乘軒○以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

而何戈與設者。空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膏。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欤。

孔疏諸侯之制。木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身荷戈。我謂作候人之徒。屬亦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尚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中卒以為之。引以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設。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考工記。盧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戈。及。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設字。

從。受。故。知。設。為。受。也。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玉藻。說。韞。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頭。五。寸。肩。羊。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韞。但。尊。祭。祀。異。其。名。耳。言。芾。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也。一。命。緇。芾。黻。珽。再。命。赤。芾。黻。珽。三。命。赤。芾。葱。珽。皆。玉。藻。文。韞。之。言。蔽。也。緇。赤。黃。之。間。色。珽。珽。玉。之。珽。也。黑。為。之。黻。青。為。之。蔥。周。禮。公。侯。伯。之。鄉。三。命。下。木。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壽。木。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嚴。緝。芾。字。當。作。韞。古。字。通。也。蔽。膝。之。韞。從。韞。韞。之。蔽。從。爾。通。解。樂。意。取。候。人。空。於。設。役。小。人。不。宜。於。設。服。相。反。為。與。麟。按。舊。說。相。仍。如。此。而。疏。義。本。謂。當。作。賦。也。不。知。何。據。禮。書。

曰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緼黻所謂一命緼黻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木夫再命而卿木夫助祭聘王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黻所謂再命三命赤黻是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鵜滄澤水鳥也俗所謂洵河也

孔疏郭璞曰今之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陸璣疏云形似鵠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抃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洵河

麟按此詩自毛鄭歐蘇以下說各不同然不如聚肉講意云鵜

水鳥不宐在梁今在梁則不濡其翼矣之子不宐在位今在位則不稱其服矣較為簡徑下章放以集傳服亦叶蒲此反與上篇同○鵜好入水食魚一作沉水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興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麟按寵當屬君迎解頗謬

○蒼蔚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此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隴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貌○蒼蔚朝隴言小人衆多而氣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又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古義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

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為曹

麟按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似不補出正意為蘊藉

候人四章章四句

辨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其公未知然否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興也鴈鳩結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鴈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器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疏義鴈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中如一也人之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中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敬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麟按各章與亦俱當四句止下二句另說集傳結亦叶說力反與素冠同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興也鴈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宋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

詩經卷九 禮記 言經言名 三十一 禮記

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基。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孔疏：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民事，弁經服。知此是皮弁者，以常弁冠弁弁經，非諸侯常服。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蘇傳：帶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為克於下而不克於上。上下有一不克，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克者。故周旋反復，視之無不一。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克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克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鳴鳩則在桑而巳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空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桑。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呂記：季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居。嚴緝：鳴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孫義：愚按母常不移，見鳴鳩之專一。專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

歲時廣記

鳩性專上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以下三章是因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六帖其帶二句一云伊絲見帶有常度伊騏見弁有常度一云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方見有常度本文具有二義

麟按禮書天子素帶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為飾以朱綠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細而約之無長三尺與帶廣四寸約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諸侯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端二

寸而已○天子至士帶皆命帛為之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古義素熟絹也郝云韋弁去毛熟皮以為弁皮弁以皮為質而飾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制裁絕故空皮騏毛云騏文也說文云馬青驪文如種騏也一云蒼女色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周禮注引此作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馬融本亦作綦然則騏綦古蓋通用綦亦帛之蒼女色者解見說文

陽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本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疏義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

功可以均及於彼矣

通解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正是但足以正之云爾非此感彼應之謂蓋我之儀足以為人取正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疏義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於人之意說通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避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胡不萬年言其必萬年也亦見有常意

鳴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懷我寤歎念彼周京

此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

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慨然以念周京也

孔疏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

而不成則莠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莠或謂宿由也甫田

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周京者周室所居之

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

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

言之

通解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

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懷我之於周京有相悲

詩經卷之九 國風 魏風 十

之意

麟按既比而又謂之興者首三章各浸彼念彼字相應也然下二句俱另是一意集傳京叶居良反古義云陽韵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憮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孔疏周京周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麟按集傳蕭叶疎鳩反古義云尤韵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憮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著茲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鄭伯勞之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鄭伯鄭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

切○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

又有鄭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疏義前二章則衰頹相似而語又相呼以章則興盛相似而語

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

通解此比意反上比意便是謂芄芄黍苗由陰雨以膏之以其

所以盛耳比小國奠安由王室以成之此其所以安耳若興意

觀注可知在二既字二又字也

六帖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

句講未攬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

或將正意先說在前却將首二句賦正意說明而因咏嘆其詞

以興末二句此則先正后比尤非托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

言終言終 卷九 終篇居

具此興二意今只順本文說去而此興之意自在不必盡說添
定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等處只宜領取意有更勿向
語言文字委曲周旋愈巧愈拙愈近愈遠但前三章是騎比慎
我二句中會有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之意夫章是顯比如鶴羽
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古義徐鉉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空用郇字後人去邑
為荀今按郇侯本文主子在傳富辰謂畢原郇文之昭是也
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故郇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
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郇城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

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
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
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息治故衆心願戴於
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
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
人於變化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
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
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
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矣直既葉想慕之而已
麟按詩地理攷陳氏曰檜亡東南之始也曹公春秋之終

詩經說約

卷九 國風

六

戰策

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國風繼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疏義：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魏儉嗇，福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以諸國變風之末畧也。

詩經說約卷之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彙參訂

燕一之十五

燕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郃。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燕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且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

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所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郃。在今京兆府武功縣。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居岐之陽。明王在岐山之北。公劉篇說公劉居豳。豳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豳義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至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周公之詩不入於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於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可繫特以七月之故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豳。且公所食邑在

幽岐之間。幽者公之采邑也。豳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廟公與文王等矣。

輯錄通釋曰七月而後附以豳。豳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莒狼跋者。東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豳即今邠州。豳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豳文而豳也。京兆府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通解元成劉氏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於雅矣。

麟按鄭譜疏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則是武王八十內始生成王也。往疑太公以太老歸周後不應猶有未字之

女可配武王武王亦不應以七十之年始納公女為元妃
 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王既以八十四生成王至九
 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立正得十歲而史家類言成王嗣位
 年十三歲豈自其免喪後言之也與○周公作詩戒王而
 謂之豳風此誰謂之者邪公謂之耳則豳風者當公自立
 之名號為最古他國或反因此而例稱不當曰公詩無所
 繫以七月之故為豳也疏義說雖載前疑頗未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廩發二之日粟烈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三之日于報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十月也後凡言月者故此流下也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

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衣以表使禦
 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
 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故此蓋周之先公已
 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平朔也廩發風寒也粟
 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止之歲也于往也報田器也于報言
 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峻
 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妹嫁陳之難故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者言七月
 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
 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
 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

詩經卷十 維新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十月也後凡言月者故此流下也

田峻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蘇傳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大火寒暑之候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感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幽土晚寒，正月始修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峻來而喜之，不禮矣。

呂記：孔氏曰：心星季冬十二月平且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中，大暑退。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次是文

順。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愛惠乎？先主教民，耒耜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惠也。是故辨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嚴緝：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今日詩經皆夏時。○疏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

寒○釋文曰：糶，末下，粒也。廣五寸，末，糶上，句木也。粒，穀十反。句，音溝。○說文曰：糶，末端，末也。末，手耕曲木也。○今日繫辭云：斷禾為糶，操禾為末。○孫炎曰：糶，野之餉。○李氏曰：卻缺耕於野，其妻饑之，是妻饑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

疏義衣言授者家長以授家人也。○一之日，言一陽之月之日。二之日，言二陽之月之日也。詩主詠歌，故變換或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一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輔氏曰：無衣無褐，見其慮事之豫于糶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心。一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愚謂先時而有備及時而盡力，則

人衣食之計蓋如此

輯錄太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春秋云：月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曆云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末位。然此詩上述，郊俗乃當夏高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廬陵羅氏曰：輿論謂開讀之不依琴瑟而詠。西山真氏曰：國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仲周公作詩使瞽瞍歌之。庶幾王知小民

之依不敢康寧蓋與無遠同一意也

通解此章總為綱言衣食之端下七章是細節自季歲分上言衣之豫下言食之豫注內始字猶云端也言衣之始食之始猶言發衣食之端也終者竟言之也不可以此為始事下作為終其事說

六帖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誦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惠厚立國即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為詩者可謂深於立言矣顧東江講感發云無風猶可言也葉烈云有風不待言也時義中亦有此解順之語先輩風流可尚古義衣則言其授衣之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耕田之初而

夫及其後此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月以至四之日循序較所更復備成此所以為化土之筆也

麟按集傳火叶虎委反衣叶上聲發叶方味反烈叶力制反揭叶許例反故叶滿彼反魯詩世學火叶許里切衣叶言里切發叶方以切烈叶力以切揭叶許里切故叶民以切皆是以通章為一韻也而六帖獨欲作三換韻火衣一發烈揭歲二郭趾子畝喜三據字書火叶虛委本音毀火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則衣上聲當讀如倚理得相叶而發烈等自為不聲不必彊為相從邪衣讀如倚者格第三章七月流火叶八月萑葦尤可見與第二章亦俱第三句即換韻又疏義本全本俱云或曰發烈揭皆如字而歲讀如雪則六帖亦未嘗無所本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懿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暹遲采芣芣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場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
徑也柔桑釋桑也暹遲日長而暄也芣白蒿也可以生蠶今人
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咳之也邠邠衆多也或
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
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
篋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芣者衆而此治蠶之女
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冢本族連姻公室
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
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後章凡言公子者故託

日記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嚴緝傳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輯錄通釋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
六帖此章重治蠶不重末二句末二句不過因治蠶而摸擬一
時情事如此後來作者於體物敘事之詩到結句處往往題外
生意以為警策蓋祖述於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
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音未盡讀者領略此言便
想見古人才情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至如公子娶於國中貴
家力於蠶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肯無示若用此意入講粘
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埋沉殊可嘆也○女心二句

詩經說約

卷十國風

織備居

情真意切絕妙好詞章法神品

古義女心傷悲猶云惻然動念也

麟按此章亦三換韻首二句短前叶引起下春日載陽至桑桑

為二韻春日遲遲至同歸為一韻集傳庚叶古良反行叶戶郎

反是也界畫只依韻脚為轉折從來說家分截牽強者俱非是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荷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以蠶之月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斧

隋登戕方登遠揚遠技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荷女桑小桑也

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荷荷然耳鵙伯勞也績緝

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足

歲樂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

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

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

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

之所成者皆深乏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

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

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

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孔疏釋草云蒹葭樂先云蒹初生蔥騁色海濱曰葭郭璞曰似

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樂先引詩云彼茁者葭郭

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章初生者為

長長大為亂成則名為雀初生為葭長大為葦成則名為葦小
大之異名兼葭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
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
也植槌也薄用筐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筐葦為蠶之用故云
豫畜筐葦可以為曲也破谷傳云隋蓋曰芥方蓋曰折然則折
即芥也唯蓋孔異耳故云折方蓋也劉熙釋名曰折我也折伐
者我毀也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李
巡曰伯勞一名賜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
至伯趙賜也以至來冬至去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
子裳厚重衣其貴者故特說之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休狸
云為公子裘與此同

者
呂記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
嚴緝補傳曰賜仲夏始鳴至十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桑樹
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折以伐
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
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為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對之低
小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
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
有未出者故同采蠶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
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摘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
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

詩經卷之十 國風 職 桑 居

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鳴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言為公子裳者不敢言為賜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幽民權義之俗如此○女桑小桑樹也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疏義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定某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二說皆當集傳治蠶之月正用其意而然或引月令而專指為三月則拘矣○斧隋蓋隋音安國也○音空斧斤受柄處也輯錄隋園而長○木全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至斧孔也朱子曰賜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

通解末句言裳而不及衣取其韻之便也

六帖今歲之蠶事已成而收取葦葦以為來歲之用至於來歲而採桑飼蠶復繼往歲之功蓋緣蠶桑是其歲事故一年推一年次第相承常常如此無有休息也○蠶月四句重舉取意不重愛養意奉上勿泥禦寒將為視朝視病燕服蜡服之用也此是幽民愛上之誠不要說布縷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之意若曰感恩圖報則是煦煦之恩也而愛亦淺矣古義孔穎達云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鳴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鳴鳴可績之候也麟按前章之十月流火據未熟言之三月時也此章之七月流

火據已。然言之。八月時也。至首章則是實敘。又不同味。語氣當
爾。此章四換韻。火虎委反。叶華一也。引起尋折揚桑二也。言
蠶賜。疏義大全。丰。龜反。叶績三也。言績黃陽裳四也。總承華龍
轉折更有條理。

○四月委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巧言私其糞獻研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萋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獲也。隕墜
穽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報。謂往取狐狸
也。同渴作以狩也。績習而繼之也。縱一歲承研三歲承。言其
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
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

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
於上亦愛其止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渴
之意。

孔疏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
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
是其事也。

嚴緝萋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萋。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
受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五行皆胎
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曹氏曰。首舉四
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益有漸也。

疏義十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於五月。張子曰。秀萋者物

成之初鳴咽者歲秋之漸

韓錄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為穽黃氏曰落與隕字之義何別

當味說文之意乾葉為穽

通解上四句皆以時言不重物上武功指田獵凡事涉衣冠組

豆皆文事涉于戚子矢皆武功田獵必用子矢故以武功言不

必依注疏大全謂不忘戰也縱字承于貉言之蓋一時之狩不

足以禦一歲之寒故再事以總之獻豨亦就禦寒說故曰終無

禍之意或疑豨皮不可以為服况獻於君殊不知此乃野豨豨

東人至今猶服之矧豨時去上古尚近而地去兩戎非遠俗朴

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特獻豨豨為裘較輕故注

曰亦愛其上之無已耳周禮中冬教大閱豨不與其同語相表

裏然此豨本卑之大典既王後禮也豨人方鄰戎狄以立國未

必如此豨亦因之加貴飾以為異日之王禮與

麟按字林云貉似狸善睡其子名豨豨云禮無貉裘唯孔子孤

貉以居明貉賤也六帖云貉狐屬出則為狐之導朱豐城以為

貉賤而狐貴是也狸似狐而小有文彩則狐貉狸本三種集傳

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鄭箋則固曰于貉往搏貉自為

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已甚分別矣麟此編無一敢與豨陽矣但

以豨韻論轉折則此章蕤蠲為一韻獲穽貉為一韻狸裘為一

韻同功縱公為一韻裘吐狸者渠之反也則以于貉句帶隕穽

其韻未轉而遽連下二句為一事其可乎故王氏曰隕穽則鳥

獸離毛打是可以也又孔疏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

獸離毛打是可以也又孔疏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

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新蓋俱有說雖下私狻
 公豨亦取兩猨而非突猨也陸佃埤雅云詩一之日云言
 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為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周
 官所謂祭表貉即此于貉是也則雖從毛氏解亦如此直曰貉
 狐狸也尤覺牽混難說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
 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
 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
 穹穹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算戶冬則塗之東

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洪
 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
 者塞之熏鼠使不得入於其中塞向以當風墐戶以禦寒氣
 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
 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
 如此著將寒有漸非率來也
 孔疏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寒
 水出之蠶墐塗荆竹以織之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則人
 入告妻子言已穹窒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
 者感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也

蘇傳蓋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呂記孔氏曰穿室墻戶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子月塞之矣

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

嚴緝山陰陸氏曰斯蟲也東謂之蚘蟻沙蟲終蟻也蟻蟻反藏

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

通解穿剽穿隙者穿穿孔隙鏘鏘也空音孔二空自是四件改

歲不可以三止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改耳亦猶堯典稱

冬為初陽之義呂氏是解其義非亂以自喜如此也

六帖徐士彰曰斯蟲沙蟲蟻蟻三物也而謂之一物又安得云

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徒以十月三句不言何物故為此說可謂

以文害詞者也朱注如此等處不可不改

麟按狐貉狸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蟲沙蟲蟻蟻亦三物也而謂

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蟻

蟻句總承之蓋古人文法倒裝之至妙孔疏言蟻其文是也奈

何作此憤憤乎集傳野叶上與反下叶後五反子叶茲五反大

全兩戶字亦俱後五反通章一韻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

為句亦至此始見疏曰變在言入者牀在其上也

○十月食鬱及與七月亨葵及菘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棟屬莢蓼與也葵菜名菘豆也剥擊也穫稻以釀酒也

介助也介者壽者頌禱之詞也壺飯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

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茶，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孔疏鬱奠，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藿，宜食，乃食，棗當剝擊取之，皆是食也。糲，稻作酒，云以介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茶，樗云食之，或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埭屬，者是唐埭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子，平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埭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埭，則與埭相類，故云埭屬。奠，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

一卜曰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奠李，即奠二者相類而同時。孰，棗，須就種擊之，所以剝為擊也。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也。昔酒，今之酋，又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故則春酒，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鬖毛，秀出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斲取而食之，樗，惟堪為薪，故曰惡木也。

麟按此章亦三轉韻。奠，殺一也。棗，稻酒，壽二也。棗，叶音徒，稻，叶徒苟，是也。瓜，壺，苴，樗，夫三也。瓜，叶音孤也。在介眉壽，處哉。子由曰：春夏食去歲之實，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此未必然也。當是地所宜木鬱奠為多，至是適成，據見為言耳。奠是鬱。

類木當如李而謂為葡萄。生龍西五原山谷。本草所注。豈亦附會與葵。元吾地為類頗多。不聞以食。即云衛足。近始見。向日一種。長且丈餘。亦未嘗云可茹耳。豈詩所云。固與公儀相。魯所拔為合。而另是一種。與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為。如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雖其說未詳。愈知非吾地之葵也。埤雅曰。棗實味酸。雖熟不落。其實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夏小正亦曰。剝棗。棗零。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也。則惟棗曰剝。信古人下筆一字不輕矣。西瓜。聞五代始入中國。而六經言瓜。如前不

樹瓜之類。其說頗重。不知何等。或此與餅。豈俱非佳物。聊解飢渴者。與瓜言七月。壺言八月。豈言九月。而采茶。不定何時。埤雅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此草凌冬不凋。故一名海冬。然則此菜或四時皆食。不繫某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爾雅。蕒曰葵。為百菜之主。味尤甘滑。詩云。葷蕒者是也。又。今蜀葵。花吾地。一種之葵是也。故知不同。爾雅。蕒又曰。葷者。菜直之總名。則七月。豈自不一種。皆佳蔬也。釋草曰。蕒。其實。蕒。麻也。蕒。即麻子名也。禮記曰。苴。麻之有。廢而字書曰。麻有子曰蕒。蕒子曰苴。則與詩爾雅皆異。不足據。今按古義。蕒。羣韻。棗。稻。皓韻。酒。壽。有韻。而瓜。壺。苴。樗。夫。俱。虞韻。則上段六句。俱兩句。一轉韻。更穩。

寺記

一

雜錄

捷。○古義又云周禮醢人饌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繁道以授之。羊婦繆蕝祭儀云夏祀和羹。芼以葵。皆如葵之左證也。稻黏者為糯。一名秣。可以釀酒。不黏者為秠。通稱秠也。故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春酒毛云凍醪也。冬釀春熟。月令注云古者穫稻而清。采麴。至春而為酒。介取糲介之義。故古人則介為助。史記注曰相佐助曰介。是也。邵氏云古人以酒為蕞之具。餘人不得飲焉。曰介者蕞。蓋釀酒之義如此。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剝取謂當瓜時也。此七月瓜正盛則食之而已。八月斲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斲也。叔未故三字古文多混用。今別其義。季父之稱當作采。唐孔氏以為字以上。从尔言尊行之小是也。拾取之義當從叔。此未為釋。

又定意又者手也。其从艸者乃互名之殺。殺葉可食。亦菜之類。故从艸也。苴麻之有實者亦名蕒。其無實者曰牡麻。亦名象。按爾雅云廣葉實注引儀禮注云苴麻之有蕒者又曰苴麻母。疏云苴麻。然子者蓋謂此有實之麻。其子名苴。名蕒。其母名苴也。孔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納取以供常食也。明堂月令秋則食麻與大而至仲秋則又以大嘗麻。先薦寢廟。若豳風九月叔苴。蓋食粟夫者不嫌於晚耳。陸璣云檮樹及皮皆似漆。其葉臭。通志云檮似椿材易大而不中器用。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檮。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麟又按此章之苴即下章之麻。然據本草麻有胡麻麻蕒二種。胡

詩經

卷十

十一

維新

麻即今芝麻。麻蕢之麻，即今苧麻。蕢音文，其子也。則如上說。詩
 同謂苧麻之子為但圖經所列，又以麻蕢麻子為二種。遂謂蕢
 是麻之花，而子是麻之實。陶隱居又謂麻蕢即杜麻，杜麻則無
 實。大段亦不能畫一。與諸家同始，舍是。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斯。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墜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兼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菽粟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束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以上入都邑而執以官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然索，亟升其屋而治之，益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以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釋文：重，真容反。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以穋音六，本又作種，音同。

孔疏：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樹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

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稼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王記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為稼。一曰在野曰稼。毛氏曰：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

嚴緝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畫取茅草，將

以蓋屋，夜則索綯，將以縛屋。

韜錄解頤曰：稼之既同，善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稻，稌也。秫，糯也。苽，雕表也。亦作雕胡。即板菜。所謂安胡飯。○苽，又謂之苽白。歲以中心生，白臺謂之苽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苽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梁米皆是粟類。麟按：字彙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又曰：麻黍稷麥豆。又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又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穀

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菽大小豆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
豆二麥粟禾稗六書正譌曰从禾高聲別作藁非易林曰蝗藹
我稱驅不可去實穗無有但見空藁結稻同夏書三百里納結
服傳曰結藁也服藁後疏曰四百里猶尚納藁此當藁粟並納
非是徒納藁也菽今莢苗米是也禮內則鴈醢而菽食又魚宜
聚纂注曰即今菽米也○此章凡五換韻圖稼一也稼叶古護
反穆麥二也穆叶六直反麥叶訖力反夫字無韻同功三也茅
絢四也屋穀五也○魯詩世學曰菽即莢也結實果稗可作飯
杜詩波漂菽米沉雲黑是也然吳中笑白無結實者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發獻羔祭韭九
月肅霜十月淞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
斷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幽土寒多正
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釐羔獻非而後
啓之月令仲春釐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
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辟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
有以解之十二月氣蘊伏銅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
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
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者病
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

詩經

卷十

二十

職

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
 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
 尊壺於房戶間是也。齊，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勉其藏冰之役，又相戒
 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孔疏：月令季冬冰方成，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
 此月日在北陸，水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梁山
 窮谷，於是乎取之，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于凌陰，是
 藏冰之處。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
 凌，冰室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是斬冰三倍多於凌
 室之所容。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月納于

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龜土
 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始溫，故
 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也。祭司寒而藏之，謂建丑之月。祭司寒之神
 神而藏此冰也。獻，為而祭之，謂建卯之月。獻，為以祭，主寒之神
 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暖且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
 朝之根位，實食喪於，是乎嘗用之，乃是頒賜臣下。服虔云：司
 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月令仲春天子
 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祭非者，蓋以
 時非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
 呂宅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范
 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西之先公，國容未

循無君民之間故曰明酒云云

嚴緝羔羊明酒自謂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平國之初廢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疏義正歲謂夏正季冬

太全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愆陽謂冬温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天死為札

通解此章發匪截上是相勸以備乎君事下是相戒以戒乎君壽以忠愛字貫繫承二句相承說二之日而納之三之日納冰已畢也冲冲是速意玩注勸勉自見納而藏之蓋備來歲之發苟不豫藏欲發得乎明酒斯饗斯字最宜玩速字正本此字解

其意若不欲早夕遲也

六帖九月肅霜不空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明酒句與羔羊句對升公堂三句總承此二句說

麟按既勸勉又相戒俱在人情上說妙章凡三轉韻陰於客反與冲叶一也非已小反與早叶二也饗虛良反與霜湯羊堂既疆叶三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篇章中春賁擊土鼓饗神詩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白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

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全是
 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
 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
 力乎農也近世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
 有如七月見於書有如無逸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
 之依帝主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六帖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
 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以為
 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
 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纏綿基厚

而難傾本汲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人有
 言大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
 ○記云周公上聖日讀萬篇而公亦自稱曰且多材多藝
 故凡詩書所載其出於公者皆委曲辭盡若七月無遠東
 山崇嶽信令辭人掩口
 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開
 敘過而承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麟按此篇魯詩世學作豳風小章章十句其說曰周公
 作此詩本名豳風蓋欲成王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
 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鴉鴉東山狼跋九載
 破斧改為豳風始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實小

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編鴻都之刻是也。雖未必盡然。其言幽風本周公自名者。頗與愚見合。

鴝鴝鴝鴝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斯斯。鬻子之既斯。

此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鴝鴝鴝鴝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閱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解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變巢者呼鴝鴝而謂之曰鴝鴝鴝鴝。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

乎。以比武康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太全廬陵彭氏曰。鴝鴝以比武康子。以比羣辟。室以比王室。○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康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被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康。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益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之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辟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麟授集傳子叶八聲。閱叶平聲。蓋子讀公聲。常熟語亦如此也。

○卷詩世學曰。殷主祿父。紂子。兵敗奔狄。殷之頑民謠曰。武康。

○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繆。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此也。追及徹耳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繆繆也。繆繆之通氣處。其出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繆繆之隙。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此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為其國家誰敢侮之。

鄭箋下民。巢下之民也。
 麟按此下三章。皆只承無毀句說。今女二句。言外固有凜然不可犯之意。集傳予。叶演女。反古義。磨韻。桑土之土。石經韓詩爾雅。注豐氏本俱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也。今女之女。孟予。嚴氏豐氏本俱作此。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此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取也。荼。菴茗。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瘠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此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呂記孔氏曰。蔬為菴。菴茗。謂蔬之秀。德也。王氏曰。租。取也。與租稅之租同。
 通解此章。又是上章前面事。
 六帖捋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繆。則既成之後。又復纏繆繆。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綢繆一句看。

出非是強生枝節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如此

麟按此章上四句因集傳訓拮据為手口共作遂令解者多費
幹旋今觀子由云以手拮茶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相則至於
瘠垣云予手持持者是予所拮取雀也予所蓄積租取而
予口盡病也則兩句一連之理本自分明何必曰五文錯言甚
而如詩說所云手裏要入口字口字要入手字乎詩說者薛仲
常作也頃以正見示初疑異書今正平平必贗本耳集傳家叶
古胡反古義虞韻

○予羽讓讓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此也讓讓殺也脩脩收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
殺尾故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安得而不急哉以此已既勞悴玉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
作詩以喻玉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嚴緝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羽殺尾故言非特手勞口病
也周公以喻已盡瘁經理玉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玉室新造成
王幼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相撼之如風雨之漂
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嘒嘒也

鵲鳴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輯錄鄒季友曰藏書之匱金以鑰之滕以緘之二者兼用
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
詩傳鵲鳴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蓋謂成

王幼冲周公身任安危之計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大全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鷚

二亦未敢謂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

五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

所詭說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

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刺

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蝟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惓惓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

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樹

之有繡結項中以止語也蝟蝟動貌蝟烝蟲如蠶者也烝發語

辭敢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鴉鷚之詩又感雷

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

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

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

刺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殺之事矣及其

在途則又觀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蝟蝟者蝟則在彼桑野矣此

哀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孔疏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放金縢之書王

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敢迎注云

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

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也

呂記說文曰濛濛雨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發緝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

疏義物動而人不動故用其語相呼為興

大全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

暨柵無以異其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六帖向未言歸乃心歎曰歸則西悲善言人情者也○勿士

行枚亦在車下俱喜幸之詞

說通西悲無專指即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意蠅蠅

四句兩在字相照有幸其生全意故後序云言其完也

麟按集傳云不歸無韻未詳魯詩世學云濛莫悲切是與歸叶

也徐文定則云此篇各章首二句不叶東濛或以濛字作謀悲

切以叶歸此曲說也首章歸本隔三句叶歸悲如權輿次章及

誕真之溢卷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如瞻彼

雝矣實之初造之例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多有獨韻

起者然則文定已見魯詩世學謂曲說者指豐氏也余所見為

天如從卧子借寄抄本豈雲間向有此書邪○埤雅云蠅以絲

自裹又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管也完矣則蠅固以獨為

義仲恭頌至此託○古義制說文云裁也裳衣朱子云平居之

服也與素裳白烏鞋衣鞋并對看士說文云車也敷始於一終

於十孔子曰推下食為士愚按士原訓事其稱人為士者亦

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今人多昧此義。蠋本井中蟲之名。蠋之動亦如之。故曰蠋蠋。蠋名爾雅云。死鳥蠋。疏云。蛇一名鳥蠋。亦專名蠋。字本作蜀。毛晃云。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為俗也。郭璞云。蟲大如指。似蠶。韓非子云。鱧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我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不漁。蠶利之所在。皆為蠶。有羅願云。蜀葵中蠶也。亦食於蠶。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百為族。蜀則獨行。又蜀有獨義。故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備。學者多不識抱蜀之義。以今思之。則他獨也。

○我得東山。惛惛不睡。我來自東。蒙雨其濛。果蠹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蠋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果蠹。枯樓也。施。延也。莫生。延施。杜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蠋蛸。小蜘蛛也。戶無入。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疃。舍傍隙地也。無以焉。故鹿以為場。七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嗟下有死。如蠶。○章首。曰。向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憫思而已。此則述其歸來。至而思家之情也。

孔疏釋草云。果蠹之實。枯樓。李巡曰。枯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衣。舍人曰。伊威。名萎黍。蠋蛸。名長跖。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跖。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云。伊威。在辟根下。覆底土中生。似百魚者是也。蠋蛸。長跖。一名長脚。荆

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後緝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上上心，此人之情也。

大全長樂劉氏曰：伊威，辟間小蟲也。無久掃，則出行於室。本

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溼處及土坑中，常惹著鼠背，故名。

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溼生蟲也。多足，其色如網，背有橫文，陸

夫曰蠹蝓，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

如草使人不疑為蟲。

六帖：螺蠹等句，要作想像語。

說通不可畏也。驟思之卒然以驚，伊可懷也。轉念之而釋然以

喜也。

古義：町疇，程子云：廬傍畦隴。說文云：田陔處曰町。子寶注：平川

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疇

本作疇。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揚慎云：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

其疏云：童土，疇也。

麟按：疏義太全。戶，後五反，與罕叶。行，戶郎反，與場叶。畏，於非反。

懷，胡威反，又自相叶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

洒掃宮室，我征，業至有敦。瓜，苦，然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

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也。其上，也行者之妻亦

思其失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洒掃宮室以待其歸，而其失

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新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吾瓜皆敬物也。見之而喜。則是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六帖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却從苦瓜栗新說他喜幸之意。諷寄深遠。才情可尚。
麟按。蟻出垤而鶴就食。之。必不是。食此蟻垤。訓蟻塚。就字為釋。而鶴亦水鳥。將雨則鳴。大段承零雨而婦嘆。又承鶴鳴。文字一路相生不斷也。方曰婦嘆。又曰我征。本是自言。又如婦語。詩家固有此轉換神境。入手不測。鶴鳴以下。凡二轉韻。垤室室至。一也。新年二也。垤叶地。一反至。叶入聲年。叶尼因。反垤室室至。皆從至字。曩至。又叶職。自切音室。太去減其疾。損其郵。厲不至是。

也。垤叶地。一反宜音秋。

○我徂甫。山。怕怕。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駮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駮白曰駮。縞。婦人之褱也。母戒女而為之。施於結說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孔疏舍人曰。駮赤白名。曰駮。黃白色名。曰皇。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駮白曰駮。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舍人言駮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駮赤色也。釋器云。婦人之褱。謂之縞。縞。綉也。孫炎曰。褱。悅中也。郭

詩經卷之十 國風 卷之十 國風 卷之十 國風

璞曰即今之香燭也。案昏禮言結髮此言結綱則綱當是帳。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髮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毋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

只記爾雅注衿衣小帶。

疏義駭佩帶也。賦時物以起興者因見時物而賦之遂用其語相映也。

通解與意只到草駸其馬句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亦如魯頌思樂以采芣興觀所下其旂二句又承言之此一例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送歸之禮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二字空活看。

亦始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

說通會車以下皆極形容之說婦士未必皆如此也。

麟按集傳羽馬一叶榜儀嘉何一叶馬滿補反嘉居宜反何音奚然古義禱儀支韻嘉何歌韻嘉居何翻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以享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入室而思有愴惶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味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

為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祭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千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麟按周公詩三篇。惟七月直說鳴犢為鳥言。東山為歸士之言。皆絕妙。不致自詡而很很。如今人作辨揚。何當風雅也。且勞歸士而但曰若輩如何勞者。和者亦淺矣。惟代之言而所欲言者皆言之。所不及言不能言者。又言之。然後成心踴躍。以為上人之知我。至於忘勞忘死而無難也。嗚呼。夫斯又豈後代能言之士之所及也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望。哀我人斯。亦孔之瘵。賦也。隋登曰。斧方登。斨方登。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

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大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後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太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德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與矣。

歐義折為可缺。斧無被埋。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意者。其謂此類也。

疏義公不東征。則流言不止。王疑不釋。四方之亂不息矣。

大全朱子曰。聖人之心。請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

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苟計較利害。看他

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折斧。莫得缺壞了。此

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

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知這例。是恁地說。

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

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

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孽孽為善。是舜之徒。戕孽孽為善。亦

有多少淺波對曰。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詩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

通解是皇。就人心說。孔將二句。就四國上見。要見三監啟釁。四

國為之反側。不正甚矣。今為此舉。將使四國之人。皆知負。忍于

絕者。在所不赦。流言惑眾者。在所必誅。而莫敢不一於正。朱氏

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是也。如是。則是周公心。天下之心。憂

天下之憂。一天地之舍。洪覆憐之無外也。其哀我人。豈不天哉。

夫管蔡流言。以下注。俱朱子推原意。非軍士本等語氣也。

麟按。隋蓋方蓋。解詳七月。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吶。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吶。化嘉善也。

通解二叔一拔武庫以叛人心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其意豈不仁哉麟按集傳錡叶巨何反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錄木屬道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大全釋文曰錄今之獨頭斧也

講意流言一興莫知適從將疑將信之中人心不固者多矣周公東征使四國確然翕聚合離萃渙臣附於周其意豈不美哉

○大字善字美字俱着周公而言

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

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見平自欲見周公之難

孔疏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為之首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遊之子遵豆有踐

此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遵竹豆也豆

木豆也。賤行列之類。○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此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大全濮氏曰：籩薦果物，豆薦俎醢，安成。劉氏曰：春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醢醢四豆，無設籩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說通詩作於既見，只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歲之魚鱗，鱗我遺之，子夜衣繡裳。

興也。九歲九囊之網也。鱗似鱗而鱗細，眼赤鱗已見上皆魚之

是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夜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也。皆繡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緇，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歲之網，則有鱗之魚矣。我遺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孔疏釋器云：綬網謂之九歲，九歲魚網也。孫炎曰：九歲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
 郭璞云：綬，今之百囊網也。
 歐義當統言綬網謂之歲，而歲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故或百囊或九囊。

麟按百囊或極言其多即九囊也今人月花重葉者云千葉亦此類○以鱗魴二魚與衣裳二服誇耀之詞也○埤雅鱗魚圓魴魚方爾雅曰魴鱗蓋鱗一名魴孫炎正義曰鱗好獨行制字從尊蓋以此也魴解詳衡門○有魴又有魴皆魚之美者也○衣矣而又繡裳皆服之盛者也言其備又創見也○衣衣裳九章俱全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殺者二矣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衣殺者二裳殺者二矣又當升藻粉米於衣故裳止黼黻也○孤卿緇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是衣無章裳止一章也故衣衣又繡裳則為其服之盛然亦所重見公不重服也因服以見公志所幸焉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主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疏義人物各有依歸是皆必然之理也故以為興

語類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麟按一句與二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說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
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
心悲也
說通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見之
情皆一時事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
與也跋躡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疐踳也老狼有胡進而躡其
胡則退而踳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烏冕服之鳥
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
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

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王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
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
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詭邪之
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故公之至而其立
言亦有法矣

孔疏李巡曰跋前行曰躡踳卻頓曰疐說文曰踳躡即疐也
退則踳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天官履人掌王之服屨為
赤烏黑烏烏有三等赤烏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烏黑烏然則
赤烏是鳥之最上

大全鄭氏曰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烏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
鳥襜下曰屨○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烏他服用屨○

鄭氏曰凡人所憑以為安故凡凡安也。朱子曰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根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鳥凡凡致安也。華谷嚴氏曰凡凡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鳥凡凡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同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有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爾。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益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

國又不同也

語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膚管及北狩之意

麟按集傳公遭流言之變一句即孫碩膚三字之正面也人被疑謗畢竟亦是大美欠闕處故以為言說孫大美便是說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足也顧仲恭曰作者講中輒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為也乃公自孫其大美耳則早已說明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牛皮矣知言哉。狼童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興也德音猶今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也也斐斐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通解此以制形有累令聞無損為興德音泛自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已一段是不瑕前面事

說通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此不容強者也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且麟按集傳瑕叶孤洪反古義虞韻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夫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也

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疏義伐柯九芘狼跋皆當在東山之前

大全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之遇詢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而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入說得到此

幽國七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

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誦其能正乎成王終
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
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于
益傷之也故終之以亂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
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
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篇章歛韻詩以逆暑迎寒已
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折年於甲祖則歛韻雅以樂甲
峻祭蜡則歛韻頌以息耆物則考之於詩末見其篇章
之所任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
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
應乃劉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此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
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
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
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勸號其說具於大由良邦諸篇
諸者擇焉可也

